

James Gordon Finlayson ©著 邵志军 译

牛津通识读本

# 哈贝马斯 Haberma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英国] James Gordon Finlayson 著 邵志军 译

# 哈贝马斯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贝马斯/(英)芬利森(Finlayson, J. G.)著;邵志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Haberma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1115-9

I. 哈… II. ①芬… ②邵… III. 哈贝马斯, J.—哲学思想—  
研究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1089 号

Copyright © James Gordon Finlayson 2005

*Haberma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046 号

书 名 哈贝马斯  
作 者 [英国]詹姆斯·戈登·芬利森  
译 者 邵志军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译林出版社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115-9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序言

徐友渔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思想贡献可以放到亚里士多德—斯宾诺沙—马克思这个序列中来理解和评价，是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理论不但对当代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现实作出紧跟时代甚至引领潮流的论述，而且很少见地对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直接发生影响。

哈贝马斯在新世纪初曾来中国访问，在多个城市和学术机构进行讲演，他还主动要求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见面交流，他对中国当前发展与未来前途的关心令人倍增好感，他的访华被有些人称做可以与近一个世纪前罗素、杜威来华访问讲学相媲美的学界盛事。

中国读者对哈贝马斯有着浓厚兴趣与巨大热情，然而，他的著作卷帙浩繁，他的思想宏富深远，他的论证细密复杂、借用引证广泛，因此，直接阅读他的著作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难事，入门介绍是很有必要的。英国学者詹姆斯·戈登·芬利森的这本《哈贝马斯》是相当合适与实用的入门小书。

本书的首要特点和优点是作者的介绍简明扼要、清楚准确，深入浅出地转述了哈贝马斯的基本思想，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思想形成的社会氛围、文化背景，以及在德国现代哲学思

想中的脉络与传承关系,对于不打算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大海里遨游的人,或者水性还不足以应付思想的旋涡和波涛需要在浅滩过渡与练习的初学者,它的程度是合适的。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自始至终把理解和介绍的重点放在对于哈贝马斯思想的总体把握上。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庞大复杂,涉及哲学、语言、道德、政治、法律和社会理论各个方面,而且发展变化的幅度也比较大,如果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就会遭遇到瞎子摸象般的困境,就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作者有统领全局的能力,又有删繁就简的功夫,所以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用粗线条构成的轮廓分明的思想家头像,读者丝毫不用担心在细节中迷失方向,在论证和辩驳中头昏脑胀。

尽管有上述两个特点和优点,但绝不要以为,本书的价值就仅仅是浅显和明白易懂。认真研读之后可以发现,由于作者对哈贝马斯思想的精髓有深入准确的把握,所以本书的根本特点是论说精到,这个优点对于与诞生哈贝马斯思想的社会、文化环境相距甚远,对于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而有特定期待并容易产生特定偏见的中国人来说,显得异常重要。可能有很多中国人早已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形成了对于哈贝马斯思想的印象,如果本书的阐述与已有的印象有距离的话,那么可以相信,这里的说明更为准确可靠。

本书详细介绍了哈贝马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发表于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范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哈贝马斯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但他对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的分析与他的前辈霍克海默、阿多诺有明显的不同。作者指出:“哈贝马斯研究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表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尽管存在局限性,但绝不

仅仅是一个幻觉，因为它**原则上**是开放的；只要拥有独立的财产并受过教育，不论声望、地位、阶级或者性别，都有权参与公共辩论。没有人在**原则上**被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虽然在**实践中**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尽如此。”作者还指出：“哈贝马斯在最后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个怀着希望的推测，认为现有的内在于政党这类机构的公共领域，仍有可能发挥上述功能。只要有合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公共领域理念和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缝也许能够再次弥合。”

这说明，作者注意到了，哈贝马斯与他的前辈批判理论家不同，在追求批判的深刻性和尖锐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准确性和分寸，并没有失去现实感，因此避免了前辈的偏颇和一味激烈。哈贝马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没有完全否定，因此对于这种社会进行自我调节与更新，从而有发展余地的可能性是有认识的。

正是这种现实性——或者叫做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使哈贝马斯的学说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不像其他批判理论家那样因为脱离现实而边缘化。霍克海默在晚年说，他对资本主义表示无限的歉意：“应当公开宣布，一种即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制，也总是比我们今天的革命必然会产生专制独裁好一些。这种公开的表白，出于真理的目的，我认为是必要的。”“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又坚决捍卫它的理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他还说，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不公正，但仍是暴力海洋中自由的岛屿，这岛屿的沉没也意味着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内的整个文化的沉没。认错和表示懊悔固然说明真诚，但也说明理论的缺陷。不能

说哈贝马斯的理论避免了这种缺陷,但可以说这种缺陷不那么严重。

哈贝马斯后期和新近思想的发展对于当前中国思想的启发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如本书指出的,哈贝马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获奖演说中断定“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事业”,他反对时髦一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阻止或逆转现代化进程的企图是徒劳之举。他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持警惕和批评态度,提倡一种“宪政爱国主义”,即基于民主宪法、自由平等和多元文化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对于自身所处的公民社会的热爱。

总之,这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

## 致谢

非常感谢约克大学哲学系的所有同事。我很喜欢和玛丽·麦金以及斯蒂芬·埃弗森切磋观点；汤姆·鲍德温作为同事和系主任给了我非常热情的帮助，我从他的友谊、鼓励以及广博的哲学知识中获益良多；克里斯蒂安·皮勒不仅是我的好友，同我专业研究领域相近，还是我的对话者，皮勒对于哈贝马斯的认识远比他自认为的深刻，他富有洞察力的问题帮助我思考得更深入，更趋于条理清晰。2003年，我有幸能在约克大学给一个班的优秀学生讲授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我要感谢罗宾·豪厄尔斯和亚历山大·佩里的课堂发言激发了我的一些想法；感谢马特·布朗、朱丽安娜·索科洛娃、索尼娅·施诺琳，约翰-大卫·罗德、查理·伯恩斯和威廉·乌思怀特阅读本书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玛莎·菲利翁，感谢理芬卡奇公司的艾利森·莱斯文和彼得·布彻帮助我整理文稿。我特别要感谢李庭铭<sup>①</sup>博士和康妮·迪比亚西在过去几年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的关心、慷慨和友爱。最后我要特别提到我的

---

① 音译。——译注



父母凯瑟琳·芬利森和乔恩·芬利森,还有朱丽安娜,是他们的关爱、支持、理解帮助我度过了写作本书的艰难时期。

# 前言

于尔根·哈贝马斯其人

于尔根·哈贝马斯是二战后最为重要、拥有最广泛读者面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理论著作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不同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任何研究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或研究英国、德国以及欧洲的学者都无法回避他的名字。他的著作之所以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哈贝马斯是个跨学科理论家。他的学术涉猎之广令人惊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经提到过一种“没有灵魂的专家”，这种人作为学者从来不去尝试超越自己狭仄的专业领域，而哈贝马斯恰恰与这类人相反。他的研究冲破了学科的界限，完全不像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学者那样螺蛳壳里做道场。对于他的思想，大多数读者只能从其著作中窥豹一斑。其次，哈贝马斯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撰写了大量的作品，他不仅是公认的社会政治理论家，还是当今欧洲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德国左派民主主义的元老与灵魂人物，在捍卫自己哲学原则的同时，积极以公民而非学者身份参与到德国和欧洲公共领域对文化、道德、政治等普遍性话题的批判中去。

为了使本书尽量精简，我对于哈贝马斯的生平不作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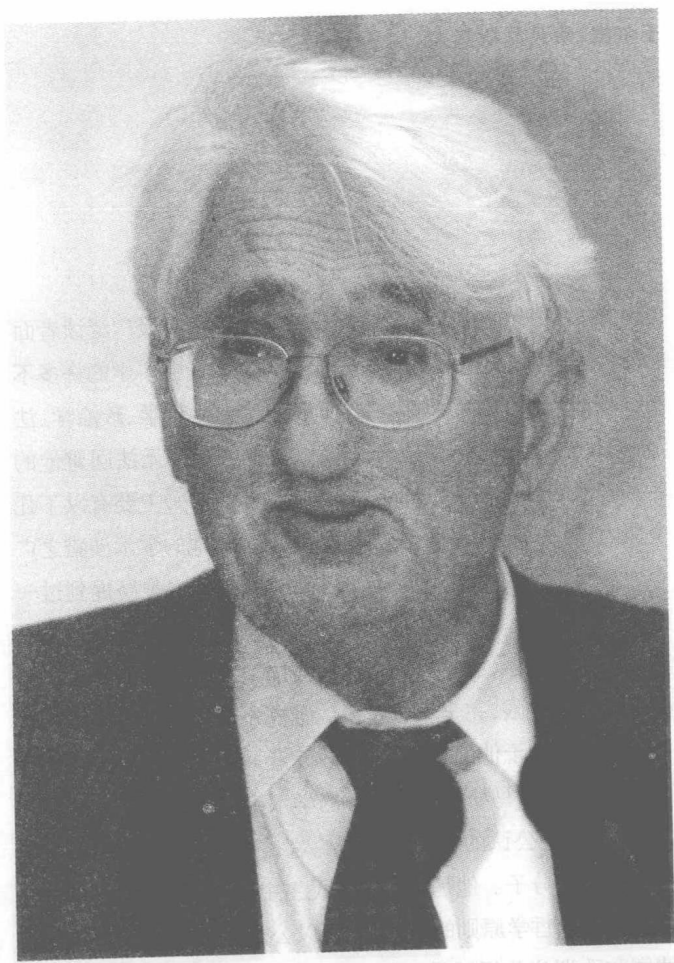


图1 于尔根·哈贝马斯

个中原因不在于哈贝马斯的一生不精彩——虽然学者的生平很少能称得上引人入胜,而在于我还是认为作品比作者本人重要。(当然,我也不会简略到像马丁·海德格尔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样,在专著中就其生平仅漫不经心地写下:“他生于斯地斯时,工作过,然后辞世了。”)哈贝马斯生平所经历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影响并激发了他的著述,1945年二战结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经济与社会废墟中诞生、冷战、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苏联解体等事件影响尤甚。

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于杜塞尔多夫。他在一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家人识时务地适应了纳粹政权,但也谈不上拥护纳粹。哈贝马斯的政治观点最初形成于1945年,他十六岁的时候。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哈贝马斯与当时几乎所有身体健康的德国同龄青少年一样,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战后,在观看了纳粹屠犹的纪录片并经历了纽伦堡审判之后,他终于看清了奥斯威辛的骇人事实和纳粹当权期间德国民众在道义上的集体沦丧。

青年时期,哈贝马斯曾在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过哲学。那时他谈不上激进。1949年至1953年间,他沉浸于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中。但是,很快便对海德格尔幻灭了。这主要不是因为海德格尔曾经是纳粹党成员并公开支持纳粹党,而是因为他后来回避这个历史问题,拒绝对其行为表示任何忏悔,拒绝承认真相然后将这一页翻过去。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成立,由保守派的康拉德·阿登纳主政。对海德格尔,青年哈贝马斯一开始满怀期待与热情,但随即便感到了失望和上当;对阿登纳政权他的态度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在他看来,这个政权代表了一个集体对不光彩历史的蓄意



图2 马丁·海德格尔。求学期间，哈贝马斯研究过他的著作。后来，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在其纳粹党员身份问题上保持沉默持激烈批判态度。

否认和留恋。

1954年，哈贝马斯凭研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的论文而获博士学位。之后，他便转向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和早年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两年后在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院成了哲学家西奥多·W.阿多诺的第一位研究助手。哈贝马斯同情他在法兰克福的老师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经历，这两个人都有德国犹太人血统，因此两人对于德国传统在归属感上持有可以理解的矛盾情绪。从两人身上，哈贝马斯学会了如何批判地认同自己祖国的传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使他“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怀疑主义的态度、被欺骗过的人的清醒的头脑去继承德国的传统”。（《自主与团结》，第46页）在这一



图3 康拉德·阿登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阶段，哈贝马斯的著作变得更为激进，对于马克思有更多的认同。对于霍克海默的偏好来说，这便过分了。这位法兰克福研究院院长反感哈贝马斯不加掩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哈贝马斯暗地里下了逐客令。1958年，哈贝马斯离开法兰克福去了马堡大学，并在1961年取得了该校的任教资格。后来，他成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并于1964年又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一职。在这段政治动荡时期，哈贝马斯与学生激进分子却产生了龃龉，这件事在当时众所周知。虽然哈贝马斯对于这些学生在总体上持同情态度，但在当时，他具有挑衅意味

地把这些学生所持有的与所有权威都彻底对立的态度斥为“左派法西斯主义”。从1971年到1983年，他都在施塔恩贝格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当院长。1983年，哈贝马斯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哲学，并在此建立了他作为西德主要社会理论家和受人尊重的民主主义左派发言人的地位。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掉了，哈贝马斯亲眼见证了随之而来的德国统一。对于德国统一，哈贝马斯和某些人一样，对其统一进程的推进方式持激烈的批评态度。90年代早期，哈贝马斯对于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著作、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以及美国的宪政民主兴趣与日俱增。从左边批评哈贝马斯的人往往对他一生的学术活动进行漫画式的描述，根据这类描述，他的一生始自马克思主义式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终于对美式自由民主的捍卫。这一漫画式概括虽然表面上合理，但仍然肤浅，究其原因，乃在于未能理解哈贝马斯复杂的政治与思想立场。哈贝马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家，更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他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直怀有深深的忧惧。但是，尽管他以与自己错误的政治文化见解相决裂的姿态，对西方民主传统作出了趋于负面的评价，他又把西德对西方民主传统的成功照搬说成是西德最伟大的文化成就。正因为这个原因，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言过其实地称哈贝马斯为“阿登纳之嫡孙”（《柏林共和国》，第88—89页），当然，这其中带有戏谑之意。然而，尽管哈贝马斯思想非常复杂，过去五十年知识界和政界又经历了风云突变，哈贝马斯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连贯性。

关于哈贝马斯对德国的矛盾情感和对民族主义的一贯忧惧，我已经简述了其心理动因与出身因缘。然而，我们应当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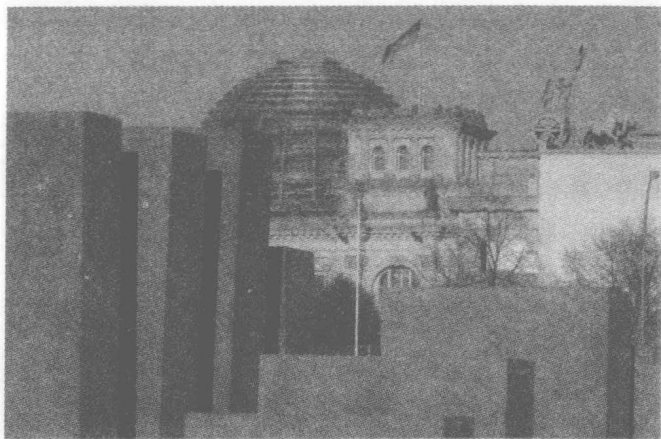


图4 大屠杀纪念馆，柏林，背景中是勃兰登堡门和德国国会大厦新建的透明穹顶。

避免把哈贝马斯作品中的这些因素个人化。人们很容易忘却的一点是，近代德国历史与政治的内在复杂性与张力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要获得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生动认识，就去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透明穹顶上看看吧，在这里可以眺望勃兰登堡门和新建的大屠杀纪念馆，也可以俯视国会议事厅。

没有哪种社会政治理论能像哈贝马斯的理论那样，如此好地捕捉到这些复杂性和张力，并且如此好地利用它们。哈贝马斯的世界主义，他对欧盟的支持、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对宪政爱国主义的捍卫，他的道德普遍主义，这些都是基于他的理论体系。哈贝马斯的哲学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的哲学眼界又丝毫不受限于德国或德国哲学。

1994年从法兰克福大学的职位退休之后，哈贝马斯便在施塔恩贝格生活和从事著述，也在美国兼职讲学。他仍然定期发



表文字,还一如既往地积极评论政治和文化。近期他的文章涵盖了各种主题,如生物伦理学、基因工程、伊拉克、恐怖主义、世界主义和“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

本文主要讨论哈贝马斯的成熟理论,即他从1980年至今的作品。对于他偶尔发表的政治评论文章我只是一笔带过。这种安排并不是在暗示哈贝马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生和他作为学者的生涯孰轻孰重,只是由于他的理论较其政治观点和文化评论更难懂,后者是写给外行读者看的,不用嵌入理论系统之内。

哈贝马斯以一种地道的德国方式、一种现在看来已有几分不合潮流的方式坚持并传播着自己的宏大理论。对于现代社会的本质、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语言、道德、伦理、政治、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等,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而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由多个学科的知识精心编织在一起的,是错综复杂又包罗万象的复合体。不仅如此,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篇幅之长、术语之多令人望而生畏。哈贝马斯并不为人门者写作,第一次读到他著作的读者可能会产生挫败感。又因为哈贝马斯著述的重点都放在整体框架上,所以填补局部细节的工作就经常留待其研究合作者和学术继承人他日完成了。有时,论证的个别环节是缺失的,但同时哈贝马斯与其批评者又处于不断的对话状态,通过经常性地重述观点来回应批评者,并且对理论作一些细微的、意义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的调整。基于以上原因,如果缺乏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总体了解,不知道哪些是其理论主干,哪些又属于旁枝末节,读者就很容易迷失阅读的方向。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想为读者勾画哈贝马斯理论的主要脉络,方法便是将其著述的不同部分置于一个整体化的